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拾遺上

詩

邛州賞豐亭並序

賞豐亭太守竇公為而名之也摸景畫意群賢
皆榜詩其上同忝隸大莫理亦當有紀述遂為
此百五十言塵于其間然句斷甚俗而文辭不
深者蓋欲使溝壟之下耕夫餉婦讀易曉誦易
記用而歌太守之德也易傳爾故不懼人之指
笑而敢以獻云

人之創亭意大率繇已便夫何我公者所作異他見
臨邛郡東北井井畫群甸其民喜施力無歲不登衍
公因到城上有此多稼羨而云彼嘉穀誠我民所擅
如其每用此豈不鄉土戀伊我牧其衆胡爾懼流轉
遂茲謀棟宇顛顛向一面題為賞豐字義不止營繕
常時命僚侶于時歌管薦高談詫上瑞袞袞莫之倦
擎酒揖大野指顧一欣忭田夫各相語我輩誰曰賤
太守亦為我今日又張讌

邛州倅廳三省堂

將欲言治人必先由正身身正人自治此化行如神

總總群聖書論說尤詳詳後賢守爲法不敢忘逡巡
有欲著其跡更假他物伸或取几杖明或用盤盂陳
或則銘於座或則書於紳此皆貪道者欲已日夕親
涵泳既滋久盛德光璘璘魯侯相門子佩義而服仁
來乘別駕輿齒髮何青春開口議政事條件皆有倫
春露與秋霜畏愛其吏民尚懼有片缺不使其質純
乃於廳事側開軒承甲寅題曰三省堂大構高榜新
地古物象野水竹清衣巾公暇每居此寂默如隱淪
冥心以自觀外揣復內循一有所不逮補綻無纖塵
既已自作詩文理相彬彬宛轉示明戒欲使風俗淳

愚重侯所存再拜無辭頗待已固如此賢哉君子鄰
尚願此基構永不罹荆榛有壞則請脩使之名不泯

題何靖山人隱居靖蒲江人

錦屏山下何夫子鐵帶麻衣真古人苦學詩來偷髮
老樂為儒後却家貧酒中酌月江村夜琴上彈風鶴
寺春君已歸尋舊閑味肯騎肥馬入紅塵

右一

因循失計下青山却恨谿雲占斷閑黃卷聖賢忻對
語青雲岐路祗低顏月墻槐影侵堦暗雨檻秋花滿
目斑自愛蕭條真吏隱心清不累有無間

題兜率寺

簿領迷人喜暫閑聊尋古寺陡孤巒栢藏一徑中間
窄雲歛千峯四面寬遠目已將飛鳥過寸心更乞老
僧安若為借得禪房宿臥看龕燈一點殘

題鳳凰山後巖

此景又奇絕半空生曲欄蜀鹿隨眼斷蕃雪滿襟寒
澗下雨聲急巖頭雲色乾歸鞍休報晚吾待且盤桓

子瞻戲子由依韵奉和

子由在陳窮於丘正若淺港橫巨舟每朝升堂講書
罷緊合兩眼深埋頭才名至高位至下此事自屬他

人羞猶勝俱俱彼賢者手把翟籥隨群優笈如老鶴
立海上退避不與鷺鶴遊文章豈肯用一律獨取無
間有神術所蓄未嘗資已身楫楫恰如蜂聚窠有時
七日不火食支躰雖羸心不屈陵陽謬守卑且勞馬
前空媿持旌旄平生讀書若隼人詬老天下筆侵離騷
貧且賤焉真可耻欲撻群邪無三尺箠安得來親絳帳
旁曰與諸生共唯唯須知道義故可樂莫問功名能
得幾君子道遠不計程死而後已方成名千鈞一羽
不須校女子小人知重輕

依韵和子瞻遊孤山

跨明越壓蘇湖錢塘風物天下無玉峰孱顏石穿漏
雪海浩蕩潮喧呼舊嘗持之詫吾孥會挈爾去相與
娛宦遊若不來此都腰間綵組徒云紆子瞻鳳味新
結廬日哦其間興不孤平生美志自償足休問蒲眼
生菴蒲有物可比中翻夫蜉蝣朝生死於晡公攘頭
奪入能篋驕穉無乃非良圖子瞻之樂固有餘辨說
是非從魯遽我今有索君勿速歸日好景為我摹

再和

問子瞻何江湖乃心魏闕君豈無胡為放浪檢束外
日與隱者相招呼藍輿徃徃從以孥靈運石壁無此

娛窮深極險興未已豈復更憚梯登紆過客休誇衡
與廬天下此景君勿孤欲將文字寫物象當截無限
尋江蒲登高能賦屬大夫遊覽未厭嗟已晡安得世
上有絕筆盡取君詩粧在圖此身之外何羸餘成然
而寐其覺遽請看湖上人名逋此子形相誰解摹

和陳基載大雨

黝黝雲如湧淙淙雨若傾驟翻銀漢濁勻洒玉繩明
雷怒無停勢風豪有遏聲危樓已初伏猶謂袂衣輕
和張推官荔枝

長嗟珍果滯遊方好種華林奉帝王夏簟滿風羅秀

色曉梯乘露摘新香潑霞乍染愁將變烹玉纔凝颯
嘗正在臨邛病瘠甚忽蒙佳惠敢相忘

贈李仲祥道士

不見先生已數年相思惟是誦嘉篇因來守卻空山
裏又喜通名畫戟前抵掌劇談猶矍鑠堆胸豪氣尚
蜿延近聞買得鵝也住且向人間作地仙

賀陳基載重陽日

文酒尋常不厭求坐中須得賈長頭幸逢九日稱佳
節宜對三嵎賞素秋歲月但看隨葉落利名當信與
雲浮憑君且學龍山飲一醉能令萬事休

寄張郎中

常媿無才動有權十年鄉里但留連
養成答颯人應笑學得支離自謂賢
二館舊遊層漢上一麾今守亂
蜂前幸逢別駕如張軌
兌對蘇張說二天

贈蘭溪先生 黃森字君嶠依政人

南鄰黃夫子平生氣凜然
吟詩舊有癖寫字近方顛
可惜空山老須爲後世傳
蘭溪脩楔否願續永和年

遊開居院

乘暇訪開居臨行欲所須
急沽龍口酒忙打佛前魚
新刊石室先生丹淵集拾遺上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拾遺下

雜著

移蒲江縣學諸生文

人既生其五常之美已潛牙于其中
渾渾融融冥漫晦黜而用克自章
從之師所道有法駸駸焉適柔良
粹厚之區會真參元而爲正人
端士矣反此固隔蔽其素所有也
去而名鬼瑣兇桀叢然于天地間
口鼻耳目眉齒鬚髮徒人耳亡他
繇始習之是與否已諸生資朴淳
茂歷監之咸可彫飾繪畫以爲令
器今既

學于元防當進退勿怠以充溢乎所以願來之意元防貯儲其深而宏予昔與之游備識之且不敢以誣諸生諸生宜修心治身趨教嚮誼毋甘浮淫毋生夸驕毋輕語議毋妄施設毋尚褻狎毋念荒逸毋聽讒嫉毋起怨背則諸生於謀已也甚善予亦重諸生習之是必見諸生爲正人端士矣恭之哉時皇祐四年二月七日

書邛州天慶觀希夷先生詩後

希夷先生陳搏字圖南後晉天福中來遊蜀聞是州天師觀都威儀何昌一有道術善鎖鼻息飛精漠然

一就枕輒越月始寤遂留此學卒能行之後歸關中所修益高蛻老而嬰動如神人太宗朝嘗召入對問俞旨賜詩與號放居華山章靈暴奇久乃解去逮今海內愚羣蚩稚具齒舌者灼灼能道先生之所爲先生本儒人既繇虛無凡作詩皆擺落世故披聾副盲蹊穴易知每一篇墜塵中雖市人亦誦誦不休謂真關秘區若可自到當時有贈昌一者親墨殿楹上後人已恐渝補刻之歷祀審多自丁酉訖今實一苔塗埃昏藏隱晦黑積政不問皇祐庚寅歲郡將博陵崔公制治之明年廷事簡休恬於放奇考志得此

即往臨視讀已歎云此非遠形外器者言耶解名纓
脫利拳扶人于夷曠之鉅達爾達者所存深如是哉
惜其侈腐不能久傳寓於石其幾乎乃求摸之顧謂
其幕中文同曰子可作系疏其繇俾來者知所以然
因而護持馳於亡窮亦我曹謀也同唯唯謹執筆願
書其痛屬之末且拜公之所趣特高乎閱善而勿通
者萬萬矣中元日書

重序九臯集

大邑缺令余以郡從事來攝其治既至樂其少訟而
多暇獨未見有過從可延之與語議者問左右皆言

靜林有老僧曰惟已戒業甚高凡士大夫之賢與其
徒之名者多與之游無不謦詠以道其爲人在里閭
一切皆歸尊之不敢怠此疑可以當君子之求訪者
遂召來果與它浮圖者異狀貌秀健襟宇恢擴辯論
博給根固基厚信釋氏之門景星慶雲爾余大喜明
日詣其所居一室寥然遠介江上幽澹虛潔整整可
爰視其壁有畫儒者像榜云長秋山人胡昭甫字惟
岳真者旁有贊乃已師之辭講胡之美尤盛問之曰
此已師師也當僭孟朝渠爲進士有詩名于時不第
已師得學四聲于其門下今不幸而其嗣泯絕已師

既荷其教誘竊懼其爲鬼而死所食處故圖之庶朝夕得以瞻慕而歲時得以獻享也余聞益重其所存因而歎曰夫世之具儒衣冠而把吾孔氏之書卷者過耳歷日莫非皆仁義之說及於其所事師一反面不復更名之者多矣况肯有卹其沒後者耶已師乃學佛者斷念割愛實曰其事今反能如此宜乎吾心之信確確而愈堅因索其詩得七百首携歸諷誦累日温純謹愿含蓄蓄意思誠鍾磬埴箎之雅韻鸞鳳虎豹之奇采其春容彪炳不假于他而一出于自然矣余固願爲之序使行于世期覽之者知已師不獨號

方袍而能爲辭章亦著其行義磊砢魁特而絕出于衆人爾已師字亞休姓仇氏識余時年七十五歲云皇祐癸巳下元夜三更杳杳堂書此序

崇壽禪師塔銘

禪師俗姓仇氏名惟已字亞休邛州蒲頓人自毀齒趣尚便高遠不與鄰里諸兒同嬉戲惟是聞作佛事則汛灑供獻恭勤精愿不敕之而自率常恐若不能如法者父母異之乃俾隸大邑靜林僧籍以仁普爲師年十六遂落髮二十受具戒來成都太慈寺聽講大乘諸經盡通曉奧義後七年還舊居其所止悉荒

落不治但腐椽破壁欹邪罅漏陳屋數間而已師恬然安一榻處其中無厭色鄉人有胡昭甫惟岳者高世之士善吟詩其最深處雖唐人蓋亦有未能到者師師之入室矣師嘗以詩見邑宰秘書丞滕喬喬一讀重之來謝師見庭廡壞裂殆不可坐起倡邑人爲修之未幾臺殿樓觀一一完具師之德業自此愈遠聞閭里之人皆欽嚮之師是後不復他出掃靜室據古几宴坐一食遇物感興時亦作詩其句度夷澹清粹不若其徒之所爲者與人語和輒未嘗輒迂人出入縣中六十年亦未嘗以愛惡置利害於其間衆皆

稱之師素堅強少疾狀貌修偉慈怒溫裕縣人無長少咸願見之見必拜伏欣喜丁寧留連師誨諭尉滿而後去一日忽召其弟子在前且曰人既生理當有死死常事非異事吾無死生且久矣汝等當體吾之所以無死生者慎勿戚戚如衆人乃不累吾今日之所咐囑爾慕安等泣曰師胡為是言有何所緣耶師曰吾之神光一道去矣留此無數刻汝當奉吾所戒曰惡不且為善不且失語已攝足趺坐疊手瞑目而逝槌挽不動疑如塑刻享年八十六治平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也遠近緇素來赴哭者殆千人衆謂宜以

師之真身建蘇塗而高藏之使來者觀相起善莫去
三毒回面正法不墮惡道亦師之不言之教也慕安
等遂從其謀風神凝然愈久不壞見者謹畏如侍諸
側余往年嘗居郡幕識師甚熟後復來權州事師則
已化矣歸日枉道過邑詣師塔下旋遶瞻禮悲悼歎
息雖然師之面目如生而師之語言已不聞矣嗚呼
熙寧五年余知陵州師之孫慕真來詣余求文以銘
師之塔余昔既聞道於師也辭將云何乃銘之曰
是身如浮雲 倏生而忽滅 形質本何有
聚散俱為幻 夫人而昧此 演起無量法

從一十百千 乃至萬億兆 譬如蚕吐絲
纏縛身自獄 既保而復羽 孽種無由斷
出此而入彼 輪迴豈知覺 師有大智鏡
初誰為磨拂 光明發虛空 淨無一塵染
大曜滿法界 歆照誰能執 収歛付諸匣
乃是所假者 示視于世人 師以願力故
師之所非相 真實不思議 凡所見聞者
依以為漸入 由此登佛地 其則固不遠
書以告諸後 咸願起正信

綺竹記

紉竹生于陵陽守居之北崖其始共本以出去土未
幾而遽分其三裁三尺倮然無他枝乃枿蓋其顛未
脫籜時蝎害之使然爾其一既獨盛將挺起為垂巖
所軋力不得競乃求虛以伸所趣舐礙無所容屈已
自保生意愈艱蟠空繚隙拳局以進伏礪礪蔽蒼蕪
會莫知其歷寒暑之何許也余采藥過其下見之命
聲齧二童奴撥荒榛除腐蔓扶起而支持之則已堅
彊偃蹇宛翫附地若不欲使人加哀憐於其不得遂
諸生理者然觀其抱節也剛潔而降高其布葉也瘦
瘠而修長是所謂戰風日傲冰霜凌突四時磨轉萬

草之奇植也余歎視良久聲者進而言曰是將以瑞
而名之可乎曰瑞生于人所易見俾得以致之此獨
處窮僻非瑞也齧者進而言曰是將以怪而名之可
乎曰怪起於不常有物體自効以見駭於世此因地
而然非怪也然則何名而可曰天之生物槩授以生
其各有所得失之者莫不常繫乎其所託竹之為物
乃草木之中甚賢者今此不幸不得其地以完其生
上蔽旁闕不使自通遂至於質狀如此然其天之所
與雖不能奮迅條達以盡其性而其所得短長巨細
之分當亦緣理而浸長之故其氣不能暢茂於其內

而其勢所以促覺於其外也且其所以若是者夫豈
得已哉今也就其所以不得已者而名之曰紆庶使
後之人知其得名之由以不得已而取之也於是聲
齟並進而言曰公名之既聞命矣公平居常好戲為
此者盍摹之以示于人乎余許之使聲者裂素齟者
漬墨清曉上平雲閣為濡毫而揮灑之自卯至辰而
就乃言此題其下熙寧壬子孟冬辛丑與可記

石室先生丹淵集卷拾遺下

續編諸公書翰詩文

小簡

司馬光君實

某再啟特承寵惠詩序石刻泐然想見與可襟韻游
處之狀高遠蕭灑如晴雲秋月塵埃所不能到某所
以心服者非特詞翰之美而已也某再拜

小簡

趙抃閣道

某別啟向以蕪旨浼聞承未鄙誚過有稱肯副之佳
頌為况讀復數四益用感慰其理明語快到古作者
第歎服而已何日珍集懷瞻詠不宣某祇拜

送與可通判邛州詩

范鎮景仁

半刺爲官美臨邛自古名何言緹軼寵更侍版輿行
仙籍新年貴賓僚舊日榮壺漿故父老應在半途迎

送知湖州

浙西古城號稱水晶宮史君老手筆文字窺化工
江山又有待瑩潔如磨礪堂階走清渠珮玉鳴丁東
臺觀面衆巖擁抱開屏風遙知到未幾都下傳詩筒
西南四麾守一一獄戶空今行定論最歸來掖垣中

送與可通判邛州

王安石介父

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王楊

犖犖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巾選爲郎
擁書天祿閣竒字校偏傍忽乘駟馬車牛酒過故鄉
時平無論檄不訪誓羅祥問君行何爲關隴正繁霜
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茅豈特爲親榮區區夸一鄉

送出守陵州

蘇軾子瞻

壁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尚可消百憂而况我友似君
者素節凜凜欺霜秋清詩健筆何足數逍遙齊物追
莊周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江邊亂山
赤如赭陵陽正在千山頭君知遠別懷抱惡時遣墨
君解我愁

和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

湖橋

朱欄畫柱照湖明白葛烏紗曳履行橋下龜魚晚無
數識君拄杖過橋聲

橫橋

貪看翠蓋擁紅粧不覺湖邊一夜霜卷却天機霜錦
段從教匹練寫秋光

書軒

雨昏石硯寒雲色風動牙籤亂葉聲庭下已生書帶
草使君疑是鄭康成

冰池

不嫌冰雪遠池看誰似詩人巧耐寒記取羲之洗硯
處碧琉璃下墨蛟蟠

竹塢

晚節先生道轉孤歲寒惟有竹相娛麤才杜牧真堪
笑喚作軍中十萬夫

荻浦

雨折霜乾不耐秋白花黃葉使人愁月明小艇湖邊
宿便是江南鸚鵡洲

蓼嶼

秋歸南浦蟪蛄鳴霜落橫湖沙水清臥雨幽花無限
思抱叢寒蝶不勝情

望雲樓

陰晴朝暮幾回新已向虛空付此身出本無心歸亦
好白雲還似望雲人

天漢臺

漾水東流舊見經銀潢左界上通靈此臺試向天文
覓閣道中間第幾星

待月臺

月與高人本有期挂簷低戶映蛾眉只從昨夜十分

滿漸覺冰輪出海遲

二樂榭

此間真趣豈容談二樂并君已是三仁智更煩訶妄
見坐令魯叟作瞿曇

來詩云二
見因云妄生

灑泉亭

聞道池亭勝兩川應須爛醉蒼雲烟勸君多揀長腰
米消破亭中萬斛泉

吏隱亭

縱橫憂患滿人間頗怪先生日日閑昨夜清風眠北
牖朝來爽氣在西山

霜筠亭

解籜新篁不自持
嬋娟已有歲寒姿
要看凜凜霜前意
須待秋風粉落時

無言亭

慇懃稽首維摩詰
敢問如何是法門
彈指未終千偈了
向人還道本無言

露香亭

亭下佳人錦繡衣
滿身瓔珞綴明璣
晚香消歇無尋處
花已飄零露已晞

函虛亭

水軒花榭兩爭妍
秋月春風各自偏
惟有此亭無一物
坐觀萬景得天全

溪光亭

決去湖波尚有情
却隨初日動簷楹
溪光自古無人畫
憑仗新詩與寫成

過溪亭

身輕步穩去忘歸
四柱亭前野竹微
忽悟過溪還一笑
水禽驚落翠毛衣

披錦亭

煙紅露綠曉風香
燕舞鶯啼春日長
誰道使君貧且

老繡屏錦帳咽笙簧

禊亭

曲池流水細鱗鱗高會傳觴似洛濱紅粉翠蛾應不
要畫船來往勝於人

苗菑亭

日日移床趁下風清香不盡思何窮若爲化作龜千
歲巢向田田亂葉中

茶藤洞

長憶故山寒食夜野茶藤發暗香來分無素手簪羅
髻且折霜蕤浸玉醅

簣簣谷

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大
守渭濱千畝在胷中

寒蘆港

溶溶晴港漾春暉蘆荇生時柳絮飛還自江南風物
否桃花流水鱖魚肥

野人廬

少年辛苦事犁鉏剛厭青山遠故居老覺華堂無意
味却須時到野人廬

此君庵

寄與庵前抱節君與君到處合相親寫真雖是文夫子我亦真堂作記人

金橙徑

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煙雨裏小船燒蕪擣香麝

南園

不種天桃與綠楊使君應欲候農桑春畦雨過羅紈膩夏壠風來餅餌香

北園

漢水巴山樂有餘一麾從此首歸塗北園草木憑君

問許我他年作主無

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次韻荅之

爲愛鵝溪白鬢光掃殘雞距紫毫銜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

林子中以詩寄與可及餘

與可既沒追和其韻

斯人所甚厭投畀每不受欲其少須臾奪去惟恐後云誰尸此職無乃亦假守賦才有巨細無異斛與斛胡不安其分但聽物所誘時來各飛動意合無妍醜坐令雞栖車長載朱伯厚平生無一旅既死吃萬口

自聞與可亡胷臆生堆阜懸知臨絕意要我一執手
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遺文付來哲後事待諸友
伶俜嵇紹孤老病孟光偶世人賤目見爭笑千金帚
君詩與楚詞識者當有取但如愛墨竹此難吾已久
故人多厚祿能復哀君否不見林與蘇饑寒自奔走
書與可墨竹并序

亡友文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
四與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
妙處既没七年觀其遺迹而作是詩

筆與子皆逝詩今誰爲新空遺運斤質却弔斷絃人

題與可墨竹并序

故人文與可爲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執
中勿使他人書字待蘇子瞻來今作詩其側
與可既没八年而軾始還朝見之乃賦一首
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
時時出木石荒怪軼象外舉世知珍之嘗會獨余最
知音古難合奄忽不少待雖云死生隔相見如龔隗

與可字說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
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

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爲問者
言也以爲賢于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
勸不善者以耻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
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
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
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
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
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
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

孔子以不屑教誨者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
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
曰爲子夏也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
也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修德而
忘名與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
于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也

與可琴銘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
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戒壇院與可畫墨竹贊

風梢雨籜上傲冰雹霜根雪節下貫金鐵誰爲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石室先生畫竹贊并序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獨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畱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

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筭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畫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絮乎其若

流水之舞荇蓴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于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與可枯木贊

怪木在庭枯柯北走窮猿投壁驚雀入牖居者蒲氏畫者文叟贊者蘇子觀者如後

與可畫竹木石贊

并引

友人文與可既沒十四年見其遺墨於呂元之家嗟歎之餘輒復贊之

竹寒而笑木瘠而壽石醜而文是為三益之友衆乎其可接邈乎其不可囿我懷斯人烏乎其可復觀也

跋與可墨竹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練良紙輒憤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即逡巡避去人就求某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未得為已也獨不容有發者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然彼方以為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

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

跋與可筇竹

筇竹生于陵陽守居之北崖蓋岐竹也其一未脫籜為蝎所傷其一困於嵌巖是以為此狀也吾亡友文與可為陵陽守見而異之以墨圖其形余得其摹本以遺玉冊官初未使刻之石以為好事者動心駭目詭特之觀且以想見亡友之風節其屈而不撓者蓋如此云

跋趙屺屏風文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鄉

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面目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見竹而歎也

跋與可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直行劉貢甫謂之鸚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僕對可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鸚鵡之于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十月一日

張長史草書必踈醉或以為奇醒即天真不全此乃

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於酒乎僕亦未免此事

書初無意於嘉乃嘉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忽忽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忽忽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恠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跋與可論草書後

與可云余學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鬪蛇遂得其妙乃

知真素之爲各有所悞然後至于如此耳留意於物徃徃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龍糾結後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一捧腹絕倒也

小簡八首

軾啟近承書誨喜聞尊候益康勝見乞浙郡不知得否相次入文字乞宣與明若得與兄聯棹南行一段異事也中前桑榆之詞極爲工妙尋曾有書道此却

是此書不達耶老兄詩筆當今少儷惟劣弟或可以
鬚髯墨竹即未敢云爾呵呵佳墨比望老兄分惠及
蒙來索大好禪機何處學得來大軸揮灑必已了專
令人候請切告烏絲欄兩卷稍暇便寫去近見子由
作墨竹賦意思蕭散不復在文字畛域中真可以配
老筆也亦欲寫在絹卷上如何如何乍涼萬萬珍重

又

軾自密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復挈而東仕宦
本不擇地然彭城於私計比河中爲便安耳今日公
汴赴任與舍弟同行聞與可與之議姻極爲喜幸從

來交契如此又復結此無窮之歡美事美事但寒門
不稱計與可必不見鄙也臨行冗甚奉書殊不謹候
到任別上問次

又

軾再拜姪女子獲執箕箒非獨渠厚幸而不肖獲交
于左右者緣此愈親篤矣欣慰之懷殆不可言不敢
復具啟狀必不見罪也聞舍弟談壻之賢公之子固
應爾姪女子粗知書曉義理計亦稱公家婦也更望
訓誨其不逮也

又

軾啟疊辱來教承起居佳適聞中間復微恙且喜尋已平復軾比來亦多病漸老不耐小放意輒成疾不可不加意謹護也水後彌年勞役今復聞决口未可塞紛紛何時定乎寄和潞老詩甚精竒稍閑當亦作六言殆難繼也未緣會晤萬萬以時珍重

又

軾啟稍不馳問不審入冬尊體如何想舊疾盡去眠食益佳矣見秋榜知八郎已捷不勝欣慰惟十一郎偶失甚為悵然一跌豈廢千里想不以介意寄示碑刻作語古妙非世俗所能髣髴長句偈甚竒非獨

文字甘降便當北面參問也近有一僧名道潛字參寥杭人也時來相見詩句清絕可與林逋相上下而通了道義見之令人蕭然有一詩與之錄呈為一笑也未由展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黃樓賦如已了望付去人如未幸留意

又

軾啟近適中辱書承非久到闕即日想已入覲矣無緣一見於邑可知苦寒尊候何似貴眷令子各安勝軾蒙庇粗遣秋來水災幾已為魚必知之矣寄惠六言小集古人之作今世未省見老兄別後道德文章

日進追配作者而劣弟懶惰日退卒爲庸人他日何以見左右慙悚而已所要拙文實未有以應命又見兄之作但欲焚筆硯耳何敢自露兄淹外旣久雖與時闊疎而公議卓然當遂踐清近也歲行盡萬萬以時自重不宜

又

軾啟郡人還疊辱書教承尊候微違和尋已平愈然尚未甚美食又得蒲大書云尊貌頗清削伏料道氣又充微疾不能近然未免憂愁惟謹擇醫藥痛加調練莫須燃艾否軾近來亦自多病年老使然無足怪

者蒙寄惠偃竹真可爲古今之冠謹當綴黃素其後作十餘軸謹援此例不可過望所示當作歌詩題之軾作此乃莫大之幸日夜所願而不得者今後更不敢送浙物去矣老兄恐赫之術一何疎哉想當一大噓別後亦有拙詩百餘首方令人編錄以求斤斧後信寄去老兄盛作尚恨見少當更蒙借示使劣弟稍稍長進此其爲賜又非頒惠墨竹之比也冗中奉啟不盡言

又

軾啟冗迫稍踈上問伏想尊履佳勝承書領吳興衆

議謂公當在近侍故不甚快然不肖深爲左右賀也
吳興山水清遠公雅量弘度在王謝間此授殆天意
耳軼欲乞宣城若幸得之當與公爲隣國真是一段
奇事然事之如人意者亦自難遂從古以然公自南
河赴任舟行艱澁何不自五丈河無水不然者公必出此
徐自泗入淮乎但恐五丈河無水不然者公必出此
也且更熟籌之餘惟萬萬以時自重筆凍奉啟殊不
謹

石幼安言亦可呼水精宮使此語可記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賤之則曰君自其下
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號畏而心不服則進而
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請竹君天下從而
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
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
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
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
如此君又踈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
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
寒燠人者其氣皎亦未至若靈霜風雨之切於饑膚

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
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
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
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
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確以致其節得
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
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
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
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與可畫筍簾谷樞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蚶以
至于劍拔千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
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
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走從之振筆直
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走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
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
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
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犇者平居自視了然
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
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

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邪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韞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泓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予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稍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

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韻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與可沒于陳州是歲七月七日子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

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祭與可文

年月日從表弟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填胃疾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踈之

耶嗚呼哀哉孰能敦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為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滿茵蓆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為不朽與有子為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尚饗

黃州再祭與可文

年月日從表弟具官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
于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呼哀哉我
官于岐實始識君廣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
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為膏以自濯薰藝
學之多蔚如秋蕢脫口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
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為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
兮清深落其華英昔蕪我黍今熟其饋啜漓歌呼得
淳而醇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
我皇皇獨違垢紛俯仰三州眷戀桑紛仁施草木信
及麤庸昂然來歸獨立無群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
饗

與可學士墨君堂

蘇轍子由

哉死生悽愴蒿煮君沒談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
竄江濱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
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于墳嗚呼哀哉尚
饗

虛堂竹叢間那復厭竹遠風庭響交戛月牖散凌亂
尚恐晝掩關嬋娟不長見中堂開素壁蕭颯起霜幹
隨宜賦生意落筆皆葱蒨根莖雜土石枝葉互長短
依依露下綠冉冉風中展開門視叢薄與此終何辨

和與可洋州園亭三十韻

湖橋

湖南堂宇深湖北林亭遠不作過湖橋兩處那相見
橫橋

書軒

湖裏種荷花湖邊種楊柳何處渡橋人問是人間否
綠竹覆清渠塵心日月疎使君遺癖在若要讀文書

冰池

水深冰亦厚澆蕩鋪寒玉好在水中魚何愁池上鷺
竹塢

空陂放修竹蕭蕭復冥冥莫除塢外竹從使入園生

荻浦

離披寒露下蕭索微風觸摧折有餘青從橫未須束
蓼嶼

望雲樓

風高蓮欲衰霜重蓼初發會使此池中秋芳未嘗歇
雲生如湧泉雲散如翻水百變一凭欄悠悠定誰使
天漢臺

待月臺

臺高天漢近匹練掛林端秋深霜露重誰見落西山
夜色何蒼蒼月明久未上不上倚城臺無奈東南嶂

二樂榭

動靜惟所遇仁智亦偶然誰見二物外猶有天地全
灑泉亭

泉來草木滋泉去地塘滿委曲到庭除清冷備晨盥

吏隱亭

隱居亦非難欲少求易遂有意未成歸聊就茅簷試

霜筠亭

林高日氣薄竹色淨如水寂歷斷人聲時有鳴禽起

無言亭

處世欲無言事至或未可惟有此亭空燕坐聊從我

露香亭

重露覆千花繁香凝畦圃不忍日將晞散逐微風去

涵虛亭

虛亭面踈篁窈窕衆景聚更與坐中人行尋望來處

溪光亭

溪亭新雨餘秋色明滉漾鳥渡夕陽中魚行白石上

過溪亭

溪淺復通橋過者猶恨賴懶有沙上鷗常為獨遊伴

披錦亭

春晚百花齊綿綿巧如織細雨洗還明輕風卷無迹

楔亭

觴流無定處客醉醒還酌毋令仲御歌空使人驚愕

菡萏亭

開花獨水中抱性一何潔朱檻月明時清香為誰發

醪醪洞

倚倚翠蔓長藹藹繁香足綺席墮殘英芳罇漬餘馥

筓簞谷

誰言使君貧已用谷量竹盈谷萬萬竿何曾一竿曲

寒蘆港

蘆深可藏人下有扁舟泊正似洞庭風日暮孤帆落

野人廬

野人三四家桑麻足生意試與叩紫荆言辭應有味

此君菴

風稍遠林匝霜幹當窗靜遙知素壁上醉墨森相映

金橙逕

葉如石楠堅實比霜栝大穿逕得新苞令公憶鱸膾

南園

官是勸農官種桑亦其所安得陌上人隔葉攀條語

北園

使君美且仁遍地種桃李豈獨放春花行者食秋子

荅與可十首

遠遊既為東魯遷居又愛南山齒髮自知將老心懷
且欲偷安

舜井溢流陌上歷山近在城頭羈旅三年忘去故園
何日歸休

野步西湖綠縵晴登北渚煙綿蒲蓮自可供腹魚鱗
何嘗要錢

飲酒方橋夜月釣魚畫舫秋風冉冉荷香不斷悠悠
水面無窮

雨過山光欲溜寒來水氣如蒸勝處何須吳越隨方

亦有遊朋

楊雄執戟雖久陶令歸田未能眼看雲山無奈神傷
薄願相仍

終歲常親鞭朴此生知負詩書欲尋舊學無處時有
故人起予

故人遠在江漢萬里時寄聲音聞道禪心寂寞未廢詩
人苦吟

佳句近參風雅微詞間發離騷竊欲比君庾信莫年
詩賦尤高

相思欲見無路滿秩西歸有時及君鈴閣少事飲我

松醪滿卮

送與可知湖州

連持梁洋卯夕作溪山主深知為郡樂但畏買茶苦
來歸天祿閣坐守登聞鼓九重未明八百辟盈庭舞
城南獨歸臥心事誰當語舊聞吳興勝試問天公取
家貧橐裝盡歲莫輕帆舉茗溪淨多石弁嶺瘦無土
湖藕雪冰絲山茶潑牛乳香粳飯玉粒鮮鯽鱠紅縷
宮開水精潔人寄畫屏住俗吏自難堪詩翁正當與
從來思清絕况乃病新愈團團肘後丹嵩嵩胷中素
高臥鎮夸俗清談靜煩許應笑杜紫微湖亭但狂顧

墨竹賦

與可以墨為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夫受
命於天賦形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而萌芽夏
而解弛散柯布葉逮冬而遂性剛潔而踈直姿嬋娟
以閑媚涉寒暑之徂變傲雪之凌厲均一氣於草木
嗟壤同而性異信物生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今子
研青松之煤運脫兔之毫睥睨牆堵振洒繒綃須臾
而成鬱乎蕭騷曲直橫斜穠纖庫高竊造物之潛思
賦生意於崇朝子豈誠有道者耶與可聽然而笑曰
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予隱乎崇山之陽

廬乎脩竹之林視聽漠然無槩乎予心朝與竹乎為
游莫與竹乎為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竹陰觀竹之
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山空日出倚倚其長森乎
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澹乎自持淒兮欲滴蟬鳴
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而長嘯耿掩冉以終日筭舍
籜而將墜根得土而橫逸絕澗谷而蔓延散子孫乎
千億至若藜薄之餘斤斧所施山石犖嵬荆棘生之
蹇將抽而莫達紛既折而猶持氣雖傷而益壯身已
病而增竒淒風號怒乎隙穴飛雪凝冱乎陂池悲衆
木之無賴雖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既寒之後凜

乎無可憐之姿追松柏以自偶竊仁人之所為此則
竹之所以為竹也始也余見而悅之今也悅之而不
自知也忽乎忘筆之在手與帛之在前勃然而興而
脩竹森然雖天造之無朕亦何以異於茲焉客曰蓋
予聞之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
也而讀書者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為之者異爾
况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
與可曰唯唯

祭文與可學士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蘇轍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吳興太守與可學士親家
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自我先人舊好不忘繼以新
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恩豈無他人君則蕪之君牧吳
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女實行君次於陳往見姑
嫗使者未反而君淪亡于何不淑以至於斯匪人所
知神實為之昔我愛君忠信篤實廉而不劓柔而不
屈發為文章實似其德風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
一世無擬倫人得其一足以自珍縱橫放肆久而疑
神脫歲好道耽悅至理洗濯塵翳湛然不起病革不
亂遺書滿箱嗟乎今日見此而已我欲哭君神往身

留遣使往奠涕泗橫流絳幡素
車歸安故丘嗚呼哀
哉尚饗

續編諸公書翰詩文跋

人知愛湖州之畫而不知愛其文非文有不工於其
畫也人之所見之不至也且畫之奇怪本出於文章
之餘而文之高古又出于其人之胸懷本趣是豈有
兩法哉湖州之文一出東坡兄弟皆敬而愛之前輩
大老如文潞公亦為之延譽司馬溫公則至于心服
趙清獻公則至于歎服荆公蜀公又皆形之歌詠湖
州之為人可知矣湖州三仕於
印筆墨遺跡甚多後

一百三十年誠之被命守邛凡故舊之相屬者必湖州墨林是求而不及其文烏則知湖州之文者能幾哉東坡嘗贊其墨竹曰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又贊其飛白曰始予見其詩與文又見其行草篆隸以為止此矣復見其飛白則予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然則自當時知之者已寡况後世乎邛舊有湖州墨林堂誠之既為立祠堂上以致邛人不忘之意又刊其集以廣于世庶幾因其文以知其人勁止豪邁不獨在于區區之踈篁怪木也雖然湖州之文散落不存

者多矣石林先生云東坡倅杭與可送以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詩禍作世以為知言而東坡亦嘗移書湖州趣其賦黃樓二者集中皆無之間有詩與坡往還者輒易其姓字如杭州鳳味堂坡所作也則易以胡戾詩中凡反子瞻者率以子平易之蓋當時黨禍未解故其家從而竄易斯文厄至于如此可勝歎哉今但掇拾其遺亡數篇以附于後後有同志者或又能訪其遺餘尚可以續編云

慶元元年五月既望曲沃家誠之跋

國



1894年11月

卷之四